

Fuermosi Tananji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神秘的房客

Shenmi de Fangke

戒林 刘戎 / 编译

责任编辑 马晓芸

装帧设计 丁、明

插图 田晓菁

ISBN 7-5396-2211-3



9 787539 622118 >

ISBN 7-5396-2211-3

定价:6.00 元

Fuermosi Tana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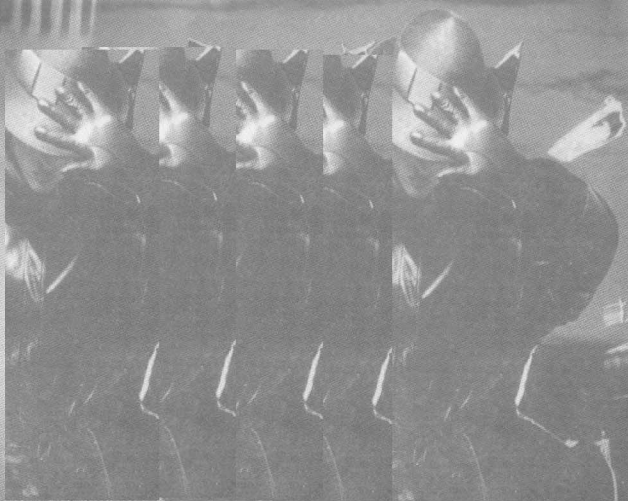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神秘的 房客

戎林 刘戎 / 编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房客 / (英) 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 戎林, 刘戎编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1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7-5396-2211-3

I. 神... II. ①柯... ②戎... ③刘...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934 号

神秘的房客 (英)柯南道尔 著 戎林 刘戎 编译

责任编辑: 马晓芸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 安徽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100,000

印数: 8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211-3

定价: 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金边眼镜

金边眼镜

那是11月底的一个深夜，天气非常恶劣，狂风夹着暴雨，我和福尔摩斯正在屋里聊天，他的朋友——年轻的霍普金侦探突然敲开门，向我们讲述了一件离奇的案件。

大约几年前，一位六七十岁、名叫考芮姆的教授在当地买下了一座旧别墅。这位教授知识丰富，邻居都很喜欢他，但他身体有病，一天中只有一半时间拄着手杖出来走走，或者让园丁用轮椅推着他四处看看，剩下的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他家里有四个佣人：一个是年纪较大的女管家；一个是年轻的女佣人；第三个是推轮椅的园丁；还有一个是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叫史密斯。他是教授的秘书，每天的工作是把教授的口述记录下来，帮教授查查资料和有关的书籍。这四个人的行为都很端正，从没和什么人有过过节。

事情发生在上午十一点多钟，考芮姆教授还没起床，因为他有一个习惯，每到天气不好的时候，总爱在床上多呆一会儿，所以他直到午后才起床。而四个佣人都和平时一样，一大早就忙乎开了。当那个年轻的女佣人在过道里整理物品的时候，听见从书房传来一声开门声，起初她没在意，谁知书房里突然又发出一声极其可怕的叫喊声，那声音沙哑、绝望，让人毛骨悚然。由于声音过于凄凉，当时她没有分辨出是男是女，但紧跟着她又听见一阵脚步声传出来，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



摇摇头。的确,在这个风雨交加的鬼天气,什么脚印都会被洗刷得一干二净。福尔摩斯又提示道:“那么书房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呢?”

霍普金还是把头直摇,说书房里没多少家具,只有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小柜子。而写字台的抽屉没锁,只有小柜子是上了锁的,里面放的都是教授平时用的一些特殊文件,但根本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讲到这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眼镜的一端还垂着一条已经断成两截的黑丝带。他一边把眼镜递给福尔摩斯,一边说:“这是在死者手里发现的,估计是凶手的,因为史密斯的视力很好,而这是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

福尔摩斯接过眼镜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把这副眼镜戴在自己的鼻梁上,随手拿过一本书,试着看了几行字;接着,他又站起身走到窗前,向远方眺望了一会儿,这才摘下来,凑到灯光底下,仔细看了一阵;最后,福尔摩斯在桌子旁坐下,拿起笔和纸,写下几句话,扔到霍普金面前。

霍普金看看他,又看看我,迷惑地拿起纸,大声念起来:“如果这副眼镜的主人是凶手,那她一定是一位有身份的贵族妇女,而且她是一个宽鼻子,眼睛距离鼻子很近,额头上有皱纹,面容没有表情的冷酷女人。从眼镜上看,这个人可能最近几个月至少两次去过同一个眼镜店,伦敦的眼睛店很少,如果想找到她是很容易的。”

听了这些,不但霍普金吃惊得说不出话,就连我也目瞪口呆。福尔摩斯只是轻轻地一笑,一点一点为我们解释起来。

首先,他把这副精致的眼镜和史密斯临死前说的话联系在一起,断定一定是个女人;说她高贵,是因为能戴金边眼镜的人生活质量肯定不差;这副眼镜中间的夹子很宽,说明这个妇女鼻子短而宽;至于她眼睛和鼻子的距离很近这一点,是福



屋子的正中间,放着一张单人床,教授正躺在上面。我看了看教授,发现他的相貌奇怪极了:皮包骨头,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中,眉毛很浓地往下垂着,头发和胡子全是白花花的。此时,一支烟卷在他乱蓬蓬的胡须中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浓浓的烟雾都快把屋顶掀翻了。当福尔摩斯同他握手的时候,我又看见教授的手指因为长期抽烟,已变得焦黄焦黄。

相互介绍完之后,教授热情地递给福尔摩斯一支烟,说这是他在亚历山大港定制的。福尔摩斯也没客气,把烟点燃了,边抽边四下观看屋子。当烟快抽完的时候,他马上又向教授要了一支点上。我有些奇怪,难道亚历山大港的卷烟真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福尔摩斯点燃第三支烟的时候,停止了观察。他问教授:“史密斯的最后一句话:‘教授,是她。’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他手上的眼镜是怎么一回事呢?”

教授无力地摆摆手:“也许是一句胡话,也许是女佣听错了,我看他倒像是自杀。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无法理解。”

福尔摩斯听了这一番话,感到有些奇怪,但是他没有表现在脸上。他向教授要来小柜子的钥匙,看了两眼还给了他,又继续在屋里转悠起来,并且又抽了许多烟。一个多小时后,福尔摩斯才向教授告辞,说下午再来和他讨论案子的问题。

回到花园里,我们沉默了好久,我偷着打量一下福尔摩斯,他好像对这个案件一点都不在乎。我却再也忍不住了,问他心里是否有把握。他没搭理我,而是跑去找女管家聊天,几句话下来,两人变得像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谈。

女管家告诉他,教授一遇到不高兴的事就抽很多烟,有时候一分钟也不停歇,搞得整个房间都看不到人。福尔摩斯语重心长地说:“那你要好好劝劝教授,烟抽多了影响人的食欲



了,看见有小偷,就扑了上去。那个妇女急忙从写字台上拿起小刀刺死了他,但在打斗过程中,她的眼镜也被史密斯抢去。由于她是个高度近视者,丢了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便顺着来时的路摸索,没想到走到过道的尽头,发现自己竟走反了,没办法,她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楼梯,进了教授的房间。

福尔摩斯讲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教授,他的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一眨不眨,双手使劲抓着扶手。他等福尔摩斯说得差不多了,故作镇静地说:“侦探先生,你的推理精彩极了,但昨天我一直在这屋子里,根本没看见你说的那个女人。”

福尔摩斯说:“既然你不愿意说,还是我来说吧!你看见她进来,没有抓她,而是把她藏了起来。”说着,转身来到墙角一个很高的书柜旁,冷冷地说:“女士,请你出来吧。”

果然,书柜的门自动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神色慌张地走了出来,在我们面前,她用极不标准的英语说:“不错,他分析得很对。”教授像泄了气的皮球,顿时蔫了下来。

那妇女满身的尘土和蜘蛛网,但仍然掩饰不住她那高贵的神态,长相和身材正如福尔摩斯说的一样。她慢慢移到床边坐下,说了一句让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话:“我是考芮姆教授的妻子,我们都是俄国人。”接下来,她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

考芮姆并不是教授的真名,他的名字叫塞尔吉斯,他和妻子安娜结婚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那时,他们加入了一支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在一次运动中,队伍里的许多人被捕入狱,塞尔吉斯为了逃命,也为了那笔不菲的奖金,背叛了战友。由于他的告密,安娜也被抓了进去,被遣送到西伯利亚。这期间,她得知丈夫带着那笔沾满鲜血的钱去了英国,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而且手头上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如果拿到这些文件,交给俄国政府,有些战友就可以得到赦免。于



帮我。”

听完多德的故事,我思考了片刻,问那个留胡须的矮个男人是不是戈弗雷家的仆人?多德回答说不像。我又问他是否在当地打听情况?多德说同火车站站长以及村内旅馆主人攀谈过,都说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最后我约多德五天后来找我,一起去戈弗雷的家。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多德早早就赶来了,不过同时我还约了一位严肃寡言、肤色黝黑的绅士。多德有些奇怪,我向他解释道:“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请他来的目的现在不必细谈,到时候就知道了。”多德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也不好多说了。

在马车上我又问了多德一个问题,故意让我那个朋友听见:“你说从窗户里清晰地看见戈弗雷的脸,敢肯定是他本人吗?你不是说他的样子变了吗?”

多德肯定地点点头,说:“只是皮肤的颜色变了,变白了,像面粉一样。”

我看看我的朋友,停了停,又问:“你和他打招呼了吗?”

多德被我问得有点不耐烦了:“我说过了,我当时又惊又怕,没有叫,后来他就消失了。”

经过一番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多德描述的那座奇怪的庄园。开门的是老管家,我请我的朋友先坐在马车上等着,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请他下车。老管家是一个矮身材、多皱纹的老头,穿着传统的黑上衣和灰点裤子,只有一点很特别,他戴着黄色手套。老管家看见我们就甩下手套放在门厅的桌子上,房间里马上弥漫起一种不明显的、但是带有刺激性的气味。我把帽子放在桌上,又故意把它弄到地上,然后弯下腰去拾,乘机拿起手套闻了闻。不错,怪味就是从手套上发出的。

第一步的侦查完成后,我进入了书房,还没站稳,戈弗雷





的福尔摩斯能叫出自己的名字，黑大汉得意地咧着嘴笑了。谁知福尔摩斯突然把脸一板，说：“荷尔本酒吧外头杀人案是你干的吧？”黑大汉一哆嗦，面色变得发青，结结巴巴地狡辩起来。福尔摩斯不等他说完，冷笑一声，说：“别再掩盖了，你和巴内的所作所为以为我不知道！”

黑大汉慌了，边向门口退边陪不是：“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您就当我没来过这里……”

福尔摩斯一把拉住他，大声说：“是谁叫你到我这里来的？是不是巴内？”

黑大汉像霜打的茄子，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声音小得出奇：“是他，是他。不过他也是受人指使，但指使人是谁我不知道。”刚说到这里，他猛地用力一挣，在门口消失得无影无踪，走得比来时还快。

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末了，福尔摩斯说：“别看这家伙浑身肌肉，头脑真是简单得很，想不到三言两语就把唬住了。据我了解，他是约翰流氓集团的成员，经常参加一些卑鄙的勾当，巴内是他的头，是个十分狡猾的坏蛋。我想不通，他们究竟受谁指使呢？”

我问福尔摩斯，这些人为什么要威胁他。

福尔摩斯把关于哈罗森林车站的案件大致向我叙述了一遍，最后补充说：“这一定不是一般的案件，要不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记得我。”停了停，他好像想起什么，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说：“给斯蒂夫一搅和，差点把重要的事忘了。这是麦伯利太太的来信，你看完给她回一个电报，然后我们立刻动身。”

打开信，我看见上面写道：“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已故的丈夫莫提梅曾找你办过案子，现在轮到我了。最近我遇到一连串怪事，都与我的住宅有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如果你明天来，我会在家恭候你的大驾。我的住宅在哈罗森林车站附近。”

信的地址是：哈罗森林三角墙山庄。又是哈罗森林！会不会同刚才的事有关联？我有些兴奋，抬头望望福尔摩斯，他好像一点也不在意，低头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

经过一段短途的火车和马车旅程之后，我们到达了这所住宅。这是一座砖瓦木料的别墅，周围是一大片天然草原，在



别墅上层窗子对面有三小垛尖形的山墙，所以被人称作“三角墙山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颇有风度的老夫人，气质非常庄重高雅，不用问，就知道她是这个山庄的主人——麦伯利太太。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丈夫的印象很深，因为过去我们曾打过交道。”麦伯利太太点点头，声音非常清朗：“也许你对我儿子道格拉斯更熟悉。”

福尔摩斯高兴地叫起来：“你是道格拉斯的母亲？他是英国驻意大利的参赞，伦敦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他现在还好吗？”

麦伯利太太用手擦了擦眼角，声音变得有些哽咽：“他死了！上个月患肺结核在意大利去世了。”

福尔摩斯的眼神顿时灰暗起来，半天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他那样精力充沛，想不到……”

麦伯利太太摇摇头，说：“也许他在你面前一直表现得很快乐，其实他是个非常忧郁的人，尤其在前一个月，他好像变得对每件事都充满了仇恨，简直叫人无法理喻。”

福尔摩斯好奇地问：“他是失恋了吗？”

麦伯利太太沉默了一会儿，嘴里迸出一句：“他是为了一个魔鬼。”福尔摩斯想再问，却被她打断了：“好了，好了！我请你来不是谈我的儿子，咱们聊聊正题吧！”接着，她向我们讲述了最近发生在山庄的一些古怪事情。

一年多前，麦伯利太太搬到这里。因为她喜欢清静，所以很少与邻居来往。三天前，有一个自称是经营房产的商人找上门来，说这所宅子被他的一个主顾看中了，如果愿意转让，价钱不成问题。麦伯利太太有些纳闷，因为附近有几所同样条件的房产都在出售，为什么会单单找到自己呢？于是她出



邮戳，紧跟着苏珊就向巴内报了信，巴内又马不停蹄地去找他的主子请示，估计那个黑家伙斯蒂夫马上也要出现了。”

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猜不透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福尔摩斯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问麦伯利太太这别墅以前的主人是谁。麦伯利太太说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校。福尔摩斯分析道：“刚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这地底下是不是埋了什么东西，但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他们好像对家具更有兴趣。可据我观察，这个别墅里没有什么太值钱的家具啊，而且他们要想得到某个东西，只要直接出高价买下来就行了，何必绕个大圈子呢？”见我和麦伯利太太都赞同这个说法，他又接着说：“既然麦伯利太太在这里居住快两年了，为什么在这三四天才突然有人上门呢？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才刚刚进入山庄。”

麦伯利太太仔细想想，轻轻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说：“这就更奇怪了，最近我家没添置什么东西呀！”

福尔摩斯听她这么一说，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个律师人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可以信赖的话，就到他家暂住几天吧。”麦伯利太太问自己是不是有危险。福尔摩斯说：“很难说，因为我们在明处，对手在暗处，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我准备马上去调查那个自称房产经纪商的人，他留下地址没有？”

麦伯利太太取出一张名片，说是那个商人留下的。我看了一眼，上面只写着：约翰逊，拍卖商兼估价商。福尔摩斯把名片往桌子上一摔，说：“名片没用，电话簿里一定找不到这个人的详细地址，因为正常的商人绝不会在名片上隐瞒这些的。”

我们的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随后，在麦伯利太太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大厅，还没站稳，福尔摩斯的目光就落在了角



落边的几个大箱子上。箱子上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海关标签,他随意地看了看,说:“原来它们是从意大利寄来的。”

麦伯利太太点点头:“对,这些都是我去世儿子的遗物,上周才到的。”

福尔摩斯眼睛一亮,说:“你不是说最近没什么东西进入山庄吗?这可能就是线索。”

“不可能!”麦伯利太太把手直摆,说:“道格拉斯的收入不高,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福尔摩斯说:“麦伯利太太,你应该听我的,立刻叫人把这些箱子抬到你的卧室去,用最快的速度看看箱内到底有什么,明天我会来听结果。”

刚走出山庄,我就发现我们一直在被人严密监视着,因为在拐弯的篱笆墙底下,我看见黑大汉斯蒂夫正躲藏在阴暗处,像是站了很长时间。福尔摩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大步迎了上去,快到 he 面前的时候,忽然把手伸进了口袋。

斯蒂夫知道福尔摩斯的厉害,赶紧问:“你是想拿枪对付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的回答差点让我笑破了肚皮:“不,你猜错了,我在摸鼻烟盒。”

斯蒂夫哭笑不得,奉承着说:“你真逗,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把脸一板,说:“要是我跟踪你,你就不觉得逗了。小心点,你还有把柄在我手上。”

“是的,是的!”斯蒂夫头点得像小鸡啄米,“福尔摩斯先生,请你不要再提我的事了。如果需要我出力的话,尽管说好了。”福尔摩斯问他到底是受谁的指使。斯蒂夫的表情马上变得十分滑稽,几乎要给他下跪了:“我的天哪!我跟你说的是实话,福尔摩斯先生,我只是听巴内的,他听谁的我的确不晓得。”



福尔摩斯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吧，我就不难为你了，但有一点你要记住，这座宅子里的太太，以及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受我保护的。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回去的路上，只要一谈到那个庞大的斯蒂夫，我都忍不住要大笑一通。福尔摩斯说：“斯蒂夫人不错，要是他真知道谁是指使人，肯定会出卖的。现在我要去找派克，等我从他那里回来以后，这件事可能更清楚了。”

派克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没有什么朋友，惟独和福尔摩斯关系不错，这并不奇怪，因为福尔摩斯喜欢同三教九流的人来往。派克除了睡觉的时候在家，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圣詹姆斯大街一家俱乐部度过的。他在那里专门搜集伦敦各行各业的小道消息，然后卖给一些市井小报的记者，这才不愁吃喝。

自打福尔摩斯去找派克后，我整整两天没见着他，等我们俩再见面时，已经是第三天早晨了。当时他满脸红光，我一看就知道收获不错，但这种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封意想不到的电报又让我们陷入了担忧。

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速来，麦伯利太太的山庄夜间被盗，警察已经亲临现场。”最后署名是罗伯特，是麦伯利太太最信赖的那个私人律师。

福尔摩斯又恢复了往常那副冷酷的模样，说：“华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惊讶吗？因为我从派克那里听到了一点消息，但我没想到这个律师竟是个软骨头，早晓得让你留在那里就好了。”

我们第二次来到三角墙山庄的情景跟头一次大不一样。花园门口站着几个看热闹的人，另外有两个警察头也不抬地在草地上仔细检查着。进到屋内，我们遇见一位自命不凡的警官，他看见福尔摩斯，马上就像熟人一样说个不停：“福尔摩斯



先生,这只是一件普通盗窃案,用不着像你这样的专家……”

福尔摩斯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认为这只是普通盗窃案吗?”

那个警官理直气壮地说:“没错,有人在附近瞧见盗窃犯了,就是巴内那伙人,还有一个黑大个儿,我马上就把他们抓捕归案。”

福尔摩斯追问道:“他们偷了什么东西?”

警官耸耸肩膀,说:“现在还没发现少了什么贵重的东西。你可以再去问问麦伯利太太,她被罪犯麻醉了,刚醒过来。”

正说着,麦伯利太太在一个女仆的搀扶下走了出来,她的脸有点浮肿,看上去身体非常虚弱,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真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我没能照你的话去做,当时我实在不愿麻烦罗伯特先生,结果真被他们暗算了。”

福尔摩斯让她把失盗的过程说一遍,那个警官插嘴说:“别多此一举了,这里全有。”说着,得意地拍拍手上那本厚厚的笔录本。福尔摩斯一挥手:“行了,这个你拿回局子里看吧。麦伯利太太,请你开始好吗?”

根据麦伯利太太所说,事情并不复杂。昨天晚上,她在书房里看书,突然感觉到身后有异样的声音,刚回头,就被人用沾有麻药的手帕捂住了嘴,之后便昏了过去。等她睁开眼睛,看见有一个人站在床边,还有一个人把她儿子的遗物弄得满地,从里面掏出一卷纸。麦伯利太太忙上去揪住他,旁边的人急了,朝她脑袋上狠敲几下,把她打昏在地。这时候,女仆听见响声,对着窗外大叫起来,等警察赶来,窃贼已经无影无踪了。

最后,麦伯利太太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补充说:“这张纸是我从窃贼手里夺下来的,我看过了,是我儿子的手迹。”

没等福尔摩斯开口,那个警官抢着说:“我已经检查过了,



这张纸没什么用处。”

福尔摩斯没有搭理他，接过纸认真地看了几遍，然后对警官说：“既然你已经看过了，我想听听你的独特见解。”

警官不假思索道：“照我看来，这是一本古怪小说的结尾。”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你注意到这张纸上的页数没有？它是245页。那么，前面的244页跑哪里去了呢？”

警官回答：“毫无疑问，肯定是窃贼偷走了，这可能对他们有用处！”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了一句：“难道他们大张旗鼓就是为了偷这些纸？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说这话的时候，福尔摩斯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警官的脸涨得通红，同我争辩起来：“几张纸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只说明他们在慌乱之间抓到什么就是什么，捞一点是一点。”

麦伯利太太也加入了辩论，她大声问道：“他们为什么只翻我儿子的东西呢？”

“一定是在楼下没找到值钱的东西，他们才跑到楼上。”警官满头大汗，有点招架不住了。他把脸转向福尔摩斯，说：“福尔摩斯先生，你对我的分析有何意见？”

福尔摩斯笑了，向我招招手，让我和他一起研究研究那张纸。我们并肩站在窗户边上，小声地把那张纸读了一遍，发现开头少了半句：

……脸上的刀伤又在流血，但是当他看到那张他愿为之牺牲生命的脸一直漠然地望着他的悲痛和屈辱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如刀绞剑割一般。当他再抬起头来看她，她竟笑了，她竟然笑了！就像没有人心的魔鬼那样笑



死死拉住福尔摩斯的胳膊，声音温柔得让人吃不消：“我为的失礼感到抱歉。福尔摩斯先生，我很欣赏你直率的性格，想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福尔摩斯没正眼看她，轻轻地挣脱她的束缚，说：“我非乐意听听你的说话内容，如果你现在能开始，我会当作什么没发生。”停顿一下，他补充道：“就从你手下的那些流氓开吧。”

伊莎多拉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慢悠悠地说：“坦白地讲只有巴内和他老婆苏珊与我单线联系，其他谁也不知道我而且他们为我干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出过差错，因他们是不会出声的看家狗。”虽然这声音甜美极了，但听得差点作呕。

福尔摩斯皱皱眉头，说：“你必须把道格拉斯的手稿归还给他的母亲。”

这个无耻的女人发出一串轻快的笑声，走到壁炉前，用火棍挑起一堆烧焦的东西：“是这个吗？”她的笑容非常挑衅，气得我真想上去狠抽她一个耳光，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应付的一个人。

福尔摩斯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口气还是那么冰冷“你太过分了，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她将拨火棍一扔，大声说道：“我过分？你们谁为我想过？难道我就不该追求真正的幸福吗？”说着，她低声抽泣起来。

福尔摩斯点燃烟斗，深深地吸上一口，整个人立刻陷入浓浓的烟雾中。他说：“不管怎么讲，事情是因你而起的。”

“我承认。”伊莎多拉抬起头，直视着他，“道格拉斯是个优秀的绅士，但他根本不为我着想，非要结婚。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不会嫁给一个比我穷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同他一刀两断……”

